



用 生 命 照 亮 扶 贫 路

——追记四子王旗驻村干部杨文学

●荆文明

2025年7月12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夏阳灼灼。忽鸡图乡哈拉圪那村的田野生机盎然,村民们的心中却笼罩着无声的悲恸。

这一天,四子王旗财政局驻村干部杨文学因突发心梗,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办公桌上,一本尚未填完的扶贫台账静静摊开,手机里存满了脱贫户待办事项的提醒。驻村干部小贾站在办公桌前哽咽道:“杨哥在他去世前6小时还接到上级通知,要排查十类重点人群,邀我一起下乡……”

他走了,留下未竟的使命,留下一村人不尽的思念。

杨文学生前的最后一个傍晚,是带着身体不适,在哈拉圪那村的走访中度过的。村民刘大爷回忆,杨文学蹲在村口,和几位贫困户一起商量着今年土豆和葵花的销路。“昨天下午,他还答应帮我从镇里捎降压药,哪能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刘大爷声音哽咽。

驻村三年,杨文学的足迹踏遍全村39户脱贫家庭。哪家的贷款要补手续、哪户的扶贫物资还没领……他总是逐一核对,

落实到位。对农村老年人来说,操作智能手机进行低保年检是件头疼的事,为此,杨文学主动为这些老年人下载相关手机软件,手把手教会他们正确操作。

去年秋雨连绵,特困户曹月军种的土豆、因病致贫户赵军栽的葵花,眼看要烂在地里,是杨文学带领着驻村队员冒雨抢收,保住了乡亲们一年的指望。“杨文学常跟我们说,驻村干部不是来镀金的,是来扛事的。”村党支部书记胡润锁说着,眼圈早已通红。

在他那间兼做宿舍的办公室里,一箱吃了一半的方便面、一张填满的考勤表,默默诉说着一名基层干部最后的时光。

“白加黑”是他的工作常态。据同事回忆,杨文学很少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在村民家唠家常,就是在田里看庄稼。去年夏天,哈拉圪那村暴雨频发、山洪不断,他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连续两昼夜巡守在各个自然村。秋收时节,要想找他,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这三年里,杨文学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把乡亲们的农产品卖出去。他带头自掏腰包购买村民生产的土豆、杂粮,还一次次

向亲友推荐,他的微信朋友圈变成了“农产品展台”,通话记录里都是销售热线。村民们都说:“有杨干部在,咱东西不愁卖。”

杨文学话不多,心却热。遇见有困难的人,他总忍不住伸手帮一把。

这些年每到春节前夕,杨文学总要买一些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到百里之外的供济堂镇,探望自己曾经帮扶过的两户贫困户。2020年冬天,他还带着妻儿,向外来务工家庭送去大米和豆油。他总是忘不了村里的特困户,经常与驻村队员贾磊自掏腰包,为特困户送去蔬菜肉类等。

而家人,是他藏在心底的柔软与愧疚。他发给妻子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准备给儿子过生日时的一句“忙完这阵,爸爸就回来陪你”。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扑在他身上哭喊:“你说好要等我拿录取通知书的啊!”8岁的儿子摇着爸爸的胳膊嘟囔:“爸爸睡醒了还要去驻村吧……”而杨文学80岁的老父亲,在儿子去世那天还不知情,仍在等待他陪自己去呼和浩特市的医院复查病情。妻子换下他身上满是汗渍还没来得及换洗的体恤衫,悲痛地说:“昨晚你很晚才从村里回来,你说你很累,咳嗽时胸口

堵得慌,连饭也没吃就上床休息了。本来

说好周一去医院做个检查,可你……”

驻村三年,他留下的是百姓的口碑,更是人心深处抹不去的念想。

笔架山低眉,塔布河呜咽。送别杨文学的那天,细雨沾衣,同事、村民,他曾帮助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哭声笼罩了整个告别厅。

从河北来内蒙古四子王旗打工的老安,带着受杨文学资助读完大学、已参加工作的儿子,在灵前守了整整三天。

73岁的曹奶奶颤巍巍地摆上一篮西红柿,喃喃道:“娃娃最爱吃这个……上次来,还说要教我网上卖菜哩……”

七月的哈拉圪那,油菜花正黄。田埂上再也见不到那个弯腰查看作物的身影。

村党支部书记胡润锁在他的朋友圈写道:“怀念我们的好兄弟、好干部杨文学。2025年7月12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帮助别人,勤劳朴实,认真负责,团结同志的品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文学兄弟,一路走好。”寥寥数语,是对杨文学三年驻村、一生奉献最朴素的注脚,也是最深沉的告別。

ChenSi 沉思

凝 固 的 烽 烟

——参观集宁战役纪念馆有感

●郝晓霞

清晨,天空澄澈得如同透明的蓝宝石,阳光也格外慷慨,暖融融地照耀着。我们一行人踏入集宁战役纪念馆的大门,顿时,凝重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思绪不禁回到七十多年前:从1946年到1948年,这座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小城,曾三度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集宁战役的胜利,不仅扭转了华北战场的局势,更为平津战役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走进纪念馆,宛如踏进了一个沉甸甸的历史匣子。纪念馆里,一件件静静地躺在展柜中的旧物,如沉默的讲述者,无声地展示着过往的悲壮与血泪。张连长那件军衣,领口清晰的洞,仿佛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痕。旁边陈列着生锈的刺刀与布满尘土的

军用水壶,它们曾是战士们最亲密的生死伴侣,如今却只能沉默地躺在玻璃后面,仿佛一段凝固了的悲怆史诗。

展厅另一头,一群孩子围着张欣的塑像,听讲解员讲解:张欣为了掩护部队的撤离,在水塔上英勇坚守,孤身一人阻击敌人一个连的进攻,最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十九岁。这位年轻的战士倒在了水塔上,手中仍紧握着钢枪,仿佛要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守护这一片土地。

他的鲜血渗入大地,化作来年春天最鲜艳的杜鹃花。他的名字永远刻在人民心里,像一颗永不坠落的星辰,用生命点亮了黑暗的岁月。

走着走着,目光所及每一处,心灵都在震颤,那珍贵的文物、照片,那

骑马持枪的战士,那庄重不朽的英名录,那生动的立体浮雕墙,那锈迹斑斑的兵器……都在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都承载着革命先辈的赤子情怀与家国担当。

走出纪念馆时,外面的阳光依旧灿烂,可心底却多出了几分沉甸甸的东西。纪念馆内,玻璃柜锁住的是血染的衣物;纪念馆外,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大地万物。逝者已化为微尘,今人却仍行走在他们以血浇灌的土地上……

那些凝固的烽烟,那些无声的遗迹,其实都是生命刻在时间上的沉重刻痕,它们终将化作民族记忆里不灭的灯——这灯光既映照着过去牺牲的深痕,也照亮着我们走向未来的每一步。



雪后

汤青 摄



寒露一过,田地里的庄稼基本拾掇完毕,夏日的翠绿不再存在,深秋的寂寥和萧瑟就在眼前了。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风的脾气。深秋的风不再像盛夏那样温暖柔和,像一个生气的大力士,变得粗犷耿直,吹在身上让人不禁打了几个寒战。风裹卷着枯草和落叶形成一处处旋涡,紧贴地面你追我赶,像奋力旋转的陀螺。

房前凋零谢落的花枝上,成群的蜜蜂忙着采蜜的热闹仿佛还在昨日。这些花枝此时却像被霜打过的茄子,已蔫巴了,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院子里,昔日神气十足的小狗,开始多数时间待在窝里,偶尔听到异响才探出脑袋象征性地叫上几声。平时大摇大摆溜达的几只大公鸡,蜷缩在墙根下,半睁着眼睛紧挨着,连散落在地上的粮食都懒得去啄。

羊圈里,几只小羊耷拉着脑袋紧紧靠在妈妈的怀里,无精打采地嚼着泛黄的柴草。猪圈里,平日里一顿能吃一大食槽的大母猪,现在饭量减了一半,呼噜声的分贝也低了。

平常在家待不住的小猫,躺在炕头上呼呼大睡,脑袋埋进爪子里,只露出几根胡须,像一个毛绒绒的线团。曾经停落在电线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鸟儿也不见了踪影。天空中传来长长的悠鸣,一群大雁将“人”字写进云间,它们顾不上停留,一鼓作气地向南飞去,雁阵为寂寥的碧空平添了几分灵动,也为秋日的收成画上了句点。

往日红色的西红柿、黄色的胡萝卜、粉色的水萝卜、绿色的黄瓜、紫色的茄子……争奇斗艳的菜园,现在只剩下几垄孤零零的大葱和四处散落的枯藤。

打谷场上是一堆一堆已经脱粒的葵花盘,碾过的小麦、红豆、胡麻剩下的秸秆,几只喜鹊在上面来回蹦跳。

小学校园里的几棵大树,叶子落了一地,像掉光了牙齿的老人。那粗壮的枝干、开裂脱落的树皮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变迁,诉说着庄稼人的喜乐哀愁,年轮里熔铸着劳动者的辛劳和平水。

圪蹴在村委会墙根下的几个老汉,棉裤已经上了身,晒着温度像放置了很久的开水的阳光,一边抽着烟卷,一边说着庄稼的收成。

庄稼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向日葵枝干,一行行黄透了的麦茬、玉米茬,仿佛一碰就会碎掉。阳光下有些刺眼,凌乱的地膜在风的鼓噪下不情愿地扭动着。只有村子西滩几处叶子稀松的甜菜地和村子后坡那条通往县城的道路两旁灰绿的小树,仿佛在证明秋天还没有过去。

庄稼人开着四轮车,一遭一遭地从地里将脱粒的秸秆拉回到自家的圆囤,用作冬天引火的柴草。田地里的羊群、牛群不受拘束地啃食着玉米秸、黄豆秸、麦秸的残渣碎屑。

“哞……哞……哞……”空旷的田间传来几声牛叫,仿佛是在提醒庄稼人天快黑了,牛该进圈了。

太阳已接近西边的地平线,村子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小卖部的塑钢门还在吱吱呀呀地响,多半是爱喝酒的庄稼人来买酒捎带几个下酒菜。家家户户的烟洞开始冒烟,白色的烟往往还没等钻出烟洞,就被来路不明的风吹得四处散开。辛劳了大半年的庄稼人终于可以坐在热炕头上,不紧不慢地吃上一口热乎饭了。

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脾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运转着,不看谁的脾气,不为谁而停留。勤劳的农人们按照四季的变化春种秋收,赓续不断、生生不息。

不管风调雨顺还是凶年饥岁,播种就是希望。看吧,那翻耕过的土地已经在酝酿新一轮的丰收,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新的希望已经启航……



秋夜感怀

●尹桃

暮色苍茫入望悠,寒蛩声里岁华流。
千山染尽枫燃火,万壑飘残叶作舟。
独倚危栏思往事,闲斟浊酒醉清秋。
浮云聚散寻常事,笑看江天月一钩。

山坡羊·塞外初冬

●白洁

野花零乱,枯枝萧散,西风吹冷行人面。
叶飘残,雁飞南,田园雨霰相侵漫,
原野苍茫黄色染,山,也瘦颜;川,也瘦颜。

